

青少年课外知识精选

世界经典科幻小说全集

(第十一卷)

寒天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少年课外知识精选/寒天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

ISBN 7-204-04309-7

I. 青… II. 寒… III. 课外读物 IV. 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558 号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街 82 号 010010)

责任编辑: 杨 明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书号: ISBN 7-204-04309-7/K · 110

定价: 980.00 元

目 录

青春泉	5
狐狸与森林	11
选择的逻辑	24
未来的惊涛	40
外星人	58
另一个世界	65
被遗忘的世界	71
到神秘王国去	71
恐龙的世界	74
“ 外来人 ” 与猿人之战	79
星际旅行	82
柯克船长	82
进入云体	85
返航	88
考察地球	91
冷酷的方程式	100
神秘的车祸	125
冬人	139
戈勃林禁区	157
危海探奇	166
火星人	173
“ 起死回生 ”	184
布克的奇遇	197
布克的奇遇	197
真假布克	199

布克的第一次演出	200
没有身体的狗头	202
生与死的搏斗	203
布克的正式演出	207
歼灭黑星	208
博士遇难	208
歼灭者	212
幻想世界	215
瓢虫行动	218
尼罗河女王	220
决战时刻	223
一心向往的世界	226
科学女郎	234
瓦戈涅尔教授的发明	244
一奇怪的居民	244
二狗案始末	247
三不睡觉的人	252
四专制者	257
五“科学爱好者”	260
六《安全舒服号》	262
七被俘	265
八瓦戈涅尔教授的命运被决定了	268
九《能量股份公司》	272
十窗外发生的事	276
十一“睡王国”	277

青春泉

下午过了一大半了，沼泽里芦影幢幢，黑沉沉的，仿佛沉浸在浓重的暮色里，他们那只不灵活的小船在红红的火把照耀下向前行驶。小船刚刚驶过，后面的绿色芦苇马上又从带咸味的水面冒出来，盖住了小船留下的波痕。弗朗西斯科手下的士兵，跟往常不一样，都沉默不语。在一片寂静中，小船激起的水声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古铜色皮肤的土人撑着小船前进，每当他提起撑船的长竿，就发出唧瓜唧瓜的水响，简直像鞭子的呼啸声一样响亮。弗朗西斯科对士兵们的沉默并不感到奇怪，他自己同样怀着保持沉默的强烈愿望。四周的景象中有一股力量，使得每个人的舌头都不想活动——哪怕是为了进行呼吸，好像无形中有一道看不见的禁令悬挂在他们面前。

船头突然撞着了沙岸，弗朗西斯科最初还不敢相信。他可以肯定，这条小船离开营地顶多只走了两英里。这次航程，原来以为要到夜幕降临时才能到达目的地，谁知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在阴影幢幢的沼泽地带，除了正午，其实是很难分清白天和夜晚的。

“等一等！”他向手下的士兵发出这个命令，因为他知道他们绷得紧紧的身体都渴望马上行动。士兵们喃喃低语，但是谁也没有在自己的位子上动一下。船上除了弗朗西斯科以外，还有四个士兵。其中，冈萨雷斯最年轻。弗朗西斯科指挥的这伙野心勃勃的殖民军兵士里，战火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最轻最浅。他戴着厚厚的皮防护手套，一只羽毛凌乱、两眼暗淡无光、名叫洛拉的老鸚鵡用爪子紧紧抓住他的手套套口。第二个士兵叫里维纳，又瘦又矮，一撮尖尖的胡子好像挑衅一样，从钢盔

盔带下冒出来，眼神冷冷的，闪着利剑一样的寒光。第三个士兵叫格雷戈里奥，伙伴们就叫他“戈洛”，身体结实，态度温和。第四个叫拉斐尔，高身材，宽肩膀，眼睛像石榴石一样发亮，为人狂妄自大，爱喝酒，像法国骑士一样勾引女人。

至于撑船的土人，弗朗西斯科根本不把他算数。只要他把事情干完，就非死不可。

因为远征军司令官亲自下了命令，弗朗西斯科才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动手杀他。原来，在烧成废墟的土人村庄里，满身盔甲的殖民军挥舞刀剑，早已把土人统统赶进沼泽，事后却发现这个向导默默地留在废墟中。他差一点被杀死，身上的装饰品几乎被抢光，可是——那个翻译却赶紧对着司令官的耳朵低声耳语，于是，一道严厉的命令立刻高声宣布下来。听了这道命令，士兵们只好勉强住手，不去伤害这个神态高傲的牺牲品。接着，由翻译在中间搭桥，对这个土人又哄又劝。最后，弗朗西斯科接到了命令：不准找这个土人的麻烦，不准抢他的东西。暂时不准，等他的作用发挥完了再说。

弗朗西斯科在拉斐尔拿着的火把上点燃了自己的火把，下船上了岸，左手小心地高举火把，右手随时准备拔剑出鞘，防备那个向导施展土人狡猾的惯伎——背叛。对于这支远征军之前的很多远征军，土人曾多次背叛。西班牙的士兵运用钢铁和炮火，对土人进行了可怕的报复和惩罚，将土人的村庄夷为平地，才把叛乱镇压下来。

他们上岸后缓缓前进，金属的铠甲和脚上系得紧紧的护腿使他们全身发热烦躁，很不舒服。脚下的土地是一个长形小岛，是沼泽中像丘陵一样隆起的一片干土，大小约一平方英里。

他们爬上一个斜坡，弗朗西斯科加快步伐，差不多一路上跑上去。到了坡顶，终于看到传奇中的神话就在眼前出现。在心神恍惚的一瞬间，弗朗西斯科的手朝着钢盔盔带移动，准备

取下钢盔，正像他走进大教堂或路旁的神祠时脱帽致敬一样。

不过，他的手指只移动了一吋，就停住不动了。他对自己约束很严，比约束他手下的兵士还要严厉。控制自己，驾驭和掌握自己的本能冲动，对于一个带兵的头头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呵。

担任向导的人闪在旁边，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毫无表情，两手交叠在裸露出来的胸膛上。对那几个跟着他爬上斜坡的满身盔甲的士兵，他看也不看一眼。在微波荡漾的水池旁，在火把闪烁不定的火光里，他默默地站在那儿，什么也不说，甚至连他的呼吸都很难觉察到。他就像脚底下那个天然的石水池，从头到脚仿佛是石头的化身。至于那五个西班牙殖民军的官兵，却正在水珠四溅的水池旁徘徊，嘴唇都在蠕动，却没有一个人在那一刻说出了一句有头有尾的话。

清亮的水飞溅到水池里，仿佛撞击着很多小银钟，激发出悦耳的声音。水池那边，屹立着一块象石墙一样平滑的大岩石，有一人多高，像夜色一样漆黑。这块大岩石的半中腰，有一道裂口，泉水就从裂口中喷射出来，在空中划出一道白色的长弧。

泉水冷冽明亮，清澈晶莹，日夜不息地飞进岩石前的池子里。

石池本身，就是泉水在漫长的岁月里冲击出来的。围绕着泉水喷射出来的那道裂口，有人用原始的粗糙工具在岩石上刻出了一张人脸，也许是这个向导的祖先刻下来的，甚至还可能是他的直系远祖。在岩石上雕刻下来的这张脸，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使人看了心烦意乱。古代的那些工匠把他们的雕刻精心安排，使得喷出泉水的裂口在他们刻下的那张人脸之内。他们把裂口打磨修整，使它和那张脸溶为一体，喷涌而出的泉水好像是那张脸上微笑的嘴唇里吐出来的，是赠给人间的水晶礼物。

“差不多就像是，”弗朗西斯科喃喃自语地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竟把内心深处的想法说出口来了：“这张脸刻出来以后，由于魔鬼的神力，马上就要开口说出生命的启示，就要谈到泉水，谈到泉水的神奇的恩惠...”“队长，我们可以喝了么？”旁边有人问他。

弗朗西斯科从自己的沉思遐想中惊醒过来，回头望着身旁的戈洛。最初看来似乎根本不能达到的目标，出乎戈洛的意料之外，得来竟毫不费力，这使得戈洛十分高兴，满脸笑容。弗朗西斯科发现他居然嘻嘻地笑出声来，对他说：“暂时还是不喝吧，我的性急的朋友。”“我们第一步必须彻底弄清楚，要断定喝下去没有危险，首先要让向导第一个喝。”弗朗西斯科向那个石头人一样的向导转过身去——可是只看见光光的岩石，无声的黑影和纹丝不动地树叶。受骗了，他发出一声怒吼，拔剑出鞘，剑锋在空中呼啸。他带着手下的四个士兵，钻进枝叶繁茂、纠葛交错的灌木丛中，去搜寻逃走了的向导。

他们找了一个小时，始终没有找到逃走的向导。不过，他们的那条小船仍然停泊在原来的地方，等待他们去使用。

“他一定是涉水到沼泽里去了，”弗朗西斯科和他的士兵重新聚集在石水池旁边，对士兵们说：“要嘛是陷进了流沙，要嘛是被野兽吃掉了。别管他啦，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他望着最年轻的冈萨雷斯说：“洛拉在哪儿？”在刚才追捕向导的那一阵忙乱和激动之中，这位年青人已经把他的那只老鹦鹉忘记得干干净净。他仔细寻找，发现那只懒洋洋的鹦鹉停留在一丛灌木底下。这只鹦鹉太懒了，不会飞走。它跟人在一起待得太久了，处处由人照顾惯了，兴致和爱好都已僵化。冈萨雷斯把手腕靠紧鹦鹉皱巴巴的长着绿毛的肚子，鹦鹉驯服地跳上他的皮手套。于是，他把鹦鹉带给弗朗西斯科。

“你看这只鹦鹉有多少岁了？”弗朗西斯科问他说。

“比老年人的岁数还要大一倍，”冈萨雷斯立刻回说：“人们甚至说，在诺亚带进方舟的动物中就有这只鹦鹉，我也无法反驳这种传说。”（译者注：基督教的《圣经》说，洪水毁灭世界，诺亚在洪水到来时已造好方舟，将各种动物都取一对放入方舟之中，和诺亚一家同避洪水。）弗朗西斯科微笑着说：“好吧，我们先不忙把泉水装进水瓶里，也不要自己先喝，要让鹦鹉洛拉先喝。要是洛拉喝了不死，反而返老还童，证明那些关于泉水的传说确实是真的——那时候，也只有到了那时候，我们再喝不迟。”冈萨雷斯马上照办。洛拉的颈子被他紧紧抓住，像平常一样很不痛快，残缺不全的鸟嘴滴滴咕咕，开始吐出难看的灰舌头，舔着池里的泉水，她叽哩咕噜地说着脏话，声音粗厉刺耳，从冈萨雷斯的手套套口跳上旁边的一株矮树，烦躁不安地用鸟嘴梳理自己的羽毛。

“现在可以喝了吧？”冈萨雷斯说，回头望着自己的上级。

“再等一等，”弗朗西斯科回答说。他的心思，一部分用来观察鹦鹉喝了泉水后的表现，但主要地还停留在那个担任向导的土人身上，对他的逃跑感到十分愤怒。弗朗西斯科原来打算不让那家伙死得痛快，准备想尽办法折磨他，让他慢慢死在自己手里。时间好像故意放慢了步伐，简直是懒洋洋地一步步拖着走。洛拉站在树枝上，梳理自己的羽毛，动作越来越显得精力充沛。“看啊！”弗朗西斯科兴高采烈地叫喊着说。

老鹦鹉那一双暗淡无光的眼睛现在像乌黑发亮的宝玉，鸟嘴焕然一新，周身金绿色的羽毛显露出前所未有的整齐熨贴，光彩夺目。“洛拉啊——”冈萨雷斯一边呼唤，一边向鹦鹉走去，同时伸出自己的手。鹦鹉发出一声叫喊，那分明是野性未驯的动物骄傲的叫声。她拍着突然变得强健有力的翅膀，飞上更高的树枝，正在手不能及的地方，有意跟人为难。

“赞美古人吧！”弗朗西斯科说：“古人传下来的传说千

真万确！这确实是传说中的青春泉！”他仿佛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他和手下的士兵带着满瓶神奇的泉水，不到一个小时就穿过沼泽，胜利地回到大本营，从深深感谢他的长官那里得到赏赐给他的黄金。那些黄澄澄的金子仿佛就在他的眼前闪闪发光。

冈萨雷斯，高兴得又喊又叫，匍匐在地上，突然脱下钢盔，头朝水池伸过去，如饥似渴地猛吸着清澈明亮、沁人心脾的青春泉。“你难道还不够年轻吗？”队长嘲笑他说，但是队长自己和另外三个士兵也虔诚地俯伏下去，像冈萨雷斯一样猛喝着青春泉。

经过一阵哽哽噎噎的狂饮之后，弗朗西斯科仰面朝天，躺在暮色笼罩的地上，直到这时才命令士兵们把水瓶灌满。然后，他打着隔，吐出随着清凉的泉水吞下去的气泡，心满意足。他们先前拿着的火把，漫不经心地散放在岩石上，火光摇晃不定，烧得呼呼响，谁也不把这些火把放在心上。弗朗西斯科毫不在意地又用目光搜寻洛拉，可是看不到她。“可能”，他自言自语，好像早已料到了这一点，“鸚鵡恢复了青春，原来的某些欲望也就随着产生。要是在这该死的沼泽里没有别的鸚鵡，那才糟糕啊...”弗朗西斯科觉得自己的这种想法很有趣，应该说给手下的士兵们听。他转过头去——士兵们一个也不见了。

一阵使人心烦的恐怖感像冰块一样梗在他的胸中，他连忙站起来，看到的只是空的铠甲，空的护腿和掉在地上的手套。

他灰心丧气地向后退，长统靴本来应该踩在寸草不生的石头上，却踩着了一样软绵绵的东西，又滑又粘，使人恶心。他不假思索地赶紧把脚移开，再回头去看那块地上究竟是什么。就在他的脚跟前，摆着一个没有壳的蛋，蛋黄已经破裂，流出浓浓的不透明的液体。这个蛋有一半还粘在他的靴子上，粘乎乎的，颤悠悠的。他抬头望见鸚鵡洛拉曾经歇在上面的那根树

枝，终于恍然大悟，弄清了这件事可怕的真相。

于是，他像疯子一样跑下斜坡，身上的铠甲越来越重，他那缩小成儿童一样的肩膀再也承受不住。只过了短短的一会儿，他的个子越缩越小，小到可以从铠甲顶部原来套在颈子上的孔里爬出来，一双手粉嫩粉嫩的，膝头还没有长硬，口里没有牙齿，尖声叫喊着。他的整个身体还在不断缩小，迅速地按照和胎儿发育恰恰相反的方向继续变化。

这时，路上出现了一道黑影。在弗朗西斯科那一双不听使唤的婴儿眼睛里，黑影变成了一个人。弗朗西斯科模糊不清的眼睛最后看到的景象是那个土人向导蹲在他身边，土人的脸不再像过去那样冷漠无情，深不可测，唇边露出冷笑，和石头上刻下的那张怪脸上的冷笑一模一样。

狐狸与森林

第一天晚上，威廉和苏珊在观赏焰火，那是美丽的节日焰火，而不是恐怖的战争烟火。乐队丝竹齐鸣，教堂大门洞开，暖人的墨西哥空气扑面而来。教堂里的更夫赤着脚敲打大钟。

一个戴着牛头假面的演员奔来跑去。那头“牛”张开大口，喷出火来。人们欢笑，尖叫，四散奔逃。

“现在，咱们是在1938年。”威廉·特拉维斯面带笑容地对妻子说。他们紧靠着喧闹的人群站着。“这真是一个歌舞升平的年代！”那个戴牛头假面的演员走近前来。他们嗅出了火药的味道，感到了火焰的炙热。他们逃开了。

“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这么快活过！”苏珊停下脚步，喘了口气。

“今天的节日集会，确实盛况空前。”威廉说。

“一切都将继续下去，不会中断吗？”她问。

“对”。威廉回答说。“狂欢将要通宵达旦。”“不，我不是说乡村的节日盛会。”苏珊说。“我指的是咱们的假期能不能延续下去！”“当然能啦！”威廉说。“我的旅行支票，足够有余。来，别疑神疑鬼啦！快活一点儿吧！他们永远也不会找到咱们了！”“永远不会吗？”“永远不会！”有人从教堂的塔楼上朝下放出一朵朵硕大的焰火；楼下，人们跳舞，欢笑，川流不息。墨西哥的家乡菜香味诱人，飘荡广场。酒吧间里，人们坐在桌旁，黑黝黝的手里端着酒杯，观赏狂欢的景象。

喷管里火药用尽，“牛”的嘴巴里不再喷火，演员取下假面头套，孩子们立刻蜂拥而上，摸弄着那只奇妙的牛头。

“咱们去瞧瞧那头‘牛’吧？！”威廉建议说。

牛头是用压印花纹纸制成的，上面粘着真的牛毛。

威廉和苏珊走过一家酒吧的门口，苏珊发现有人注视着他们。此人不是墨西哥的土著，面孔瘦削白净，有一对蓝色的眼睛。他穿一件几乎是白色的外套，里面是蓝色的领带和衬衣，金黄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威廉和苏珊走过，这人的眼睛始终盯住他俩不放。

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九至十瓶不同品种的酒，还有十来只玻璃杯。每只杯子里都只剩半杯残酒。他轮流喝着杯子里的酒，眼睛却始终注意着广场上的动静，一眨也不眨。他的另一只手里夹着一支细细的古巴雪茄。苏珊瞅见这人旁边的椅子上，另外放着二十盒土耳其纸烟和好几瓶香水。

突然，恐惧袭上苏珊的心头。“威廉...”她轻轻跟他咬了一下耳朵。

“别怕！”威廉说。“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早晨，我在广场上看到过他。”“不要回过头去，苏珊！继续朝

前走，跟着我走，再去看看那只纸糊的牛头。”“你不认为他是一个‘搜索队员’吗？他是不是来跟踪咱们的？”“当然不是。”威廉说。“他们根本没法儿跟踪咱们。”“也许，此刻他们正在追踪咱们哩！”苏珊说。

“多么漂亮的一头牛啊！”威廉对那个纸糊的牛头的主人说。

“‘搜索队员’是不是有可能已经跨回二百多年，来跟踪咱们了？”苏珊问。

“别说话！”威廉制止了她。

苏珊十分害怕，差点儿昏了过去。威廉挽住她的胳膊，轻轻拉她走开。

“注意，不能昏倒！”他一面说，一面还要强装笑容。“过一会儿，你就会好了。咱们到酒吧里去喝上一杯吧！这么一来，即使那个人是‘搜索队员’，也不会怀疑咱们了。”“不，我可不进去。”苏珊反对。

“咱们一定得进去。来，走吧！”他俩走上了酒吧的台阶。

苏珊和威廉是从2155年来到1938年的。他们在2155年的名字是安妮和罗杰·克里斯坦。2155年的世界是邪恶的，他们希望逃离那个世界。

他们走进酒吧。那人上下打量着他们。

苏珊听到一声电话铃响，使她想起了在两百多年之后的未来，自己接过的另一次电话。

那是2155年，4月的一个早晨。苏珊拿起电话，对方是她的一個朋友。

“安妮吗？我是雷奈。你听说过‘时间旅行社’吗？他们组织人们回到过去的年代里去度假。你可以回到随便哪一年，任何一个地方！”“你是开玩笑吧，雷奈？！”苏珊问。

“不，绝不是玩笑。汤姆和我准备回到1492年去，与

克里斯长弗·哥伦布一起乘着帆船，去发现新大陆。你瞧，那该有多带劲儿！”“太妙了！不过，难道政府会允许这家旅行社营业吗？”“噢，警方正在密切注意它的动向。他们不希望人们躲到过去的年代里，逃避眼下的战争。因此，每个‘时间旅行者’都必须留下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抵押，政府才能确信他会归来。”安妮心中暗暗称奇：这可不正是罗杰和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逃亡旅行吗？我们不喜欢2155年的世界。罗杰在兵工厂工作，我的职业则是传播疾病，毒害敌国人民。我们希望摆脱这种生活。也许，现在机会到了，我们可以飞过几个世纪，来到一个民风纯朴的国家；‘搜索队员’们就永远也找不到我们了。政府再也不能把我们带回未来，烧掉我们的书籍，使我们心中充满恐惧...现在，他们是在1938年的墨西哥。

苏珊瞧着酒吧间的不太干净的墙壁。

2155年的政府允许苏珊和威廉作为未来国的先进工作者，参加返古旅行，度一个短假。他们因而得以回到1938年的纽约。第三天，他们就化了装，改名换姓，飞往墨西哥隐居。

“他准是未来国的人。”苏珊又瞧了一眼陌生人的香烟、雪茄和酒瓶，轻轻地说。“你还记得咱们第一天来到过去时代的情景吗？”一个月以前，他们在纽约度过了第一个夜晚。他们品味了五花八门、奇奇怪怪的酒，尝遍了形形色色、闻所未闻的菜，还买了好几打各式各样的纸烟和香水。这些在2155年的世界里，都是稀有的珍品。因为在那儿，战争是高于一切的。

苏珊和威廉坐下，叫了两杯酒。

陌生人审视着他们的衣服、头发，以及走路和入座的姿势。

“镇静点儿。”威廉对苏珊附耳低言。

“早知今日，当初咱们又何必要逃亡呢？”苏珊心里充满了绝望。

“他走过来了！”威廉说。“你一句话也别讲，让我来应付他。”陌生人走到桌子面前，深深一鞠躬。他双脚一靠，皮鞋后跟碰出轻轻的响声。苏珊心中暗想：他是一个军官！“罗杰·克里斯坦先生！”陌生人说。“您入座的时候，没有把裤腿往膝盖上提一提。先生，1938年时代的裤子是羊毛织成的，您入座不用手提一下裤腿，裤子就要给搞坏啦！”威廉一下子从头凉到脚，浑身像是结了冰。他瞧瞧自己放在膝盖上的双手。苏珊的心跳快得像小鹿撞钟。

“您弄错了吧？”威廉说。“我不叫克里斯勒。”“别装蒜啦！没有人叫您克里斯勒，您的名字叫克里斯坦！”陌生人回答。

“我叫威廉·特拉维斯。”“对不起，我以为我认识你。”陌生人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克..呃，特拉维斯先生，我远离家乡，需要交结朋友。我叫西姆斯。”“西姆斯先生，我们都疲倦了。”威廉说。“明天，我们还要到爱克波尔科去哩！”“那是个风光明媚，令人神往的地方！我刚从那儿回来。

我去那儿，为的是寻找两个朋友。我希望能在别的地方找到他们！噢，太太，您怎么啦？不舒服吗？”“晚安，西姆斯先生。”威廉紧紧地挽住苏珊，走了出去。他们头也不回。西姆斯先生在背后大声叫喊：“别忘了回到2155年去！”苏珊两眼发黑，觉得脚下的大地似乎在颤抖，但她还是坚持着朝前走去。

他们回到旅馆，反锁上门。苏珊忍不住呜呜大哭起来。黑暗中，他俩紧紧依偎在一起，站了好长时间。远处传来节日焰火的噼啪声和乡村广场的欢笑。

“我刚才真应该杀了他。”威廉说。“西姆斯是‘搜索队’

队长，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已经把咱们认出来了。”苏珊说。

“不见得，我认为他还没有断定，还在试探咱们。咱们不能让他抓住把柄。咱们今天晚上不能逃走。”“也许，他已经抓住了咱们的把柄，现在不过是欲擒故纵而已！”苏珊说。

“也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也许，他喜欢欣赏人们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他可能在看咱们的笑话。”窗外飘来火药的味儿，还有墨西哥佳肴诱人的香味。苏珊坐在床上，擦着眼泪。

“你知道‘搜索队’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人们带回到2155年去吗？”她问。

“他们首先得找一个僻静的去处，抓住咱们，塞进时间机器，才能把咱们带回未来。”“好啊，我可有办法了！”苏珊说。“咱们绝对不要单独行动，永远呆在人流中间。咱们要和成百上千的人保持接触，从早到晚都和朋友们在一起。晚上，咱们睡到各个镇上的警察局里去，花钱请求警察局长保护，直到咱们把西姆斯杀死，逃离这块地方为止。然后，咱们换上新的衣服，也许就能够打扮得和真的墨西哥人一模一样。”这时候，他们听见上了锁的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脚步渐渐远去；接着，又听到某一间客房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苏珊停在窗前，望着漆黑一团的广场。

“远处的高楼是一座教堂吗？”她问。

“是的。”“我常常在想教室是什么样子的。”显而易见，2155年的未来国里，是不会有教堂的。“咱们明天去参观教堂，好吗？”“好，当然好啦！现在，咱们得睡觉了。”他俩并排躺在黑黝黝的屋子里。

半小时之后，电话铃声大作，苏珊拿起听筒。

“喂？”“喂！克里斯坦太太！”电话里的声音说。“猎

人正在追捕野兽，而那只狐狸就躲在这片树林里！”苏珊扔掉听筒，直挺挺地倒回床上，浑身发凉。

旅馆外面（那是1938年）有人弹奏吉他，连奏三曲，余音袅袅。

他们几乎彻夜未眠。次日清晨，他们听到街上汽车喇叭开始喧闹。苏珊朝外望去，看见一群人，一共八个，从几辆大客车上跳下来。这些客车的车厢上，涂抹着不少红色的字母。

“这是怎么回事儿？”苏珊大声问楼下街上站着的一个小男孩儿。这个小孩儿正望着客车和那群旅客出神。

“这是一家美国电影公司的演员。”小孩儿回答。“他们到这儿来拍摄一部电影。”苏珊把这一切告诉了威廉。威廉建议今天不要去爱克波尔科城了，还是留在这里，看看拍电影吧。

“看看拍电影，可以帮助咱们散散心，忘掉那件麻烦事儿。”威廉的话里，流露出希望。“同时也可以让西姆斯不再对咱们疑神疑鬼。”苏珊再一次走到窗前，凝视着楼下的乡村广场。广场曙光初照，晶晶闪光。她看到那几个无忧无虑、爱吵爱闹的美国人，禁不住想大声喊：“救救我！把我藏起来！救救我吧！请帮助我染一染头发，穿上一套奇装异服，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我是从2155年逃到这里来的！”然而，他们会相信她的话吗？不会，绝对不会！所以，她决不能把一切都告诉他们。

“咱们下楼去吃早饭吧！”威廉说。

他们下楼走进旅馆的餐厅。大厅里满是旅客，都在吃着火腿蛋。电影演员们进来了，六男二女，一行八人。他们哈哈大笑，把椅子推来推去，弄得震天价响。苏珊很高兴和他们呆在一起。她觉得从他们那里能够得到温暖和庇护。

这时候，西姆斯先生叼着一支土耳其香烟，从大厅门口拾级而下。他拼命吸烟，老远地就对威廉和苏珊深深一鞠躬。苏